

上海人章

章一 首：

爱恨与纠缠的纠葛

章二 城事：

镇邑与邦国的想象

中国奇迹的历史场景与未来宏图

商务与浪漫的融通

章四 风骨：

云间与海上的传奇

章五 风物：

故事与世故的演绎

章六 风情：

商业与文化的共舞

章七 镜鉴：

“双城”与“双城”的竞合

章八 世博：

城市与生活的交响

章九 愿景：

当下与未来的宏图

上海气/周作人

鲁迅和上海的故事/钱理群

上海国？上海市？上海县？/曹聚仁

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梁实秋

上海人/余秋雨

啊，上海男人/龙应台

北京人和上海人/易中天

少年爱国奇人夏完淳/郭沫若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吴敬琏

上海的茶楼/郁达夫

上海蜃景/许江

文学的上海——1931/王德威

到上海去/熊月之 宋钻友

双城记/李欧梵

赛会/（清）郑观应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罗兹·墨菲

全球化与上海价值/杜维明

主编◎黄树森 执行主编◎张承良

副主编◎周松芳 陈翠平

Shanghai Imagina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名商标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上海九章

中国奇迹的历史场景与未来宏图

主编◎黄树森 执行主编◎张承良

副主编◎周松芳 陈翠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九章:中国奇迹的历史场景与未来宏图/黄树森主
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17-8350-4

I. ①上… II. ①黄… III. ①上海市—概况
IV. ①K9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0346 号

上海九章

中国奇迹的历史场景与未来宏图

主 编 黄树森
执行主编 张承良
副 主 编 周松芳 陈翠平
英文翻译 王 卓
策 划 刘广汉 刘广迎 黄尚立 李夏铭
特别策划 王 军 罗 峥 钟苏宏
责任编辑 王 海
审读编辑 陆海明
责任校对 林文君 邱红穗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8.25
字 数 37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6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350-4/K·340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005 上海的可能（代前言）／熊月之

011 ■ 章一 诤论：爱恨与认知的纠结

013 论“海派”／沈从文

018 上海之歌／林语堂

021 上海气／周作人

023 鲁迅和上海的故事／钱理群

032 “上海味”和“北京味”／王安忆

043 倾斜的天平：上海文化失忆症／张闳

050 上海文化的反思（节选）／许纪霖



061 ■ 章二 城事：镇邑与邦国的想象

063 上海国？上海市？上海县？／曹聚仁

066 上海之梦／穆时英

070 乌泥泾的兴衰——“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年”上的演讲／樊树志

076 上海，一个正在崛起的江南港口城市（1683—1840）（节选）／[美]林达·约翰逊

086 被上海了——上海与日本／刘建辉

091 世界名人眼中的老上海／邢建榕

102 时空的漫游——访问上海／也斯



115 ■ 章三 “活法”：务实与浪漫的融通

117 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梁实秋

121 只认衣衫不认人／木心

129 上海人／余秋雨

144 啊，上海男人！／龙应台

151 上海的女性／王安忆

154 北京人与上海人／易中天



165 ■ 章四 风骨：云间与海上的传奇

- 167 晋书·陆机、陆云传
174 陈子龙及其时代 / 朱东润
177 明史·陈子龙传
179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 樊树志
190 《明史》上海先贤列传
204 少年爱国奇人夏完淳 / 郭沫若
208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 / 吴敬琏
217 施蛰存：逝去的风度 / 徐百柯



221 ■ 章五 风物：故事与世故的演绎

- 223 华亭十咏并序 / (北宋) 唐询
227 松江鲈鱼美 / 刘义庆
229 浦喻 / (明) 陆深
232 上海城隍庙 / 曹聚仁
237 外国人眼中的城隍庙 / 胡道静
241 泥佛头 / 王季思
244 上海的茶楼 / 郁达夫
249 上海蜃景 (节选) / 许江
260 开埠初期上海的建筑 / 金斯密
264 上海里弄的兴衰 / 巴斯卡尔·安富



273 ■ 章六 风情：商业与文化的共舞

- 275 新松江社落成小言 / 施蛰存
279 文学的上海——1931 / 王德威
290 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 / 朱寿桐
304 海派京剧：中国近百年文化宏篇大作 / 张泽纲
315 早期上海电影业 / 汪朝光
324 “海上画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 邵琦



331 ■ 章七 镜鉴：“双城”与“双城”的竞合

333 到上海去 / 熊月之 宋钻友

339 双城记 / 李欧梵

349 文化双城记：上海和香港 / 李天纲

355 上海人：推动香港工业化进程 / 黄绍伦

359 全球金融中心向东方转移 / 杰弗里·加滕



365 ■ 章八 世博：城市与生活的交响

367 一切始于世博会——写在上海世博会倒数一周年之际 / 任仲平

382 赛会 / (清) 郑观应

389 近代“实业救国”的先驱 / 刘敬文

394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创作构思 /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馆创作设计团队

398 世博精神与上海的城市文化(节选) / 陈燮君

407 ■ 章九 愿景：当下与未来的宏图

409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 罗兹·墨菲

416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 / 白吉尔

420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关键何在 / 黄亚生

423 全球化与上海价值 / 杜维明

436 重建文化之都 / 李天纲

439 后记





上海的可能（代前言）

熊月之

上海，曾经并依然是一个各式话语集聚叠加的舆论场。

这一切，皆因其由1843年开埠至1949年百年间所创造的炫目历史记忆而起，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浦东开发而急速变迁的城市风景线而起，因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及2020年上海将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国家战略的想象而起……

历史记忆为各式话语灵感提供了长盛不衰的丰富素材。在这方中西并存、新旧交错、贫富共处的神秘之地，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交融、先进与落后纠结、进取与堕落共生、荣光与耻辱比肩的畸形繁华都市，在短短的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孵化了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五都会”的奇迹。“魔都”，这个由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魔都》（小西书店1924年）而广泛流传的对于上海的命名，曾经是用来描述上海城市历史特征的最恰切的关键词之一。在半殖民地旧上海诞生的“魔性”“恶之花”，长久地唤起人们或向往或警惕的关注。



对于从旧中国机体中横空生长出来的近代上海奇迹，曾有学者形容其犹如“镶饰在老式长袍四周的新式花边”（R.H.Tawney, 1932）。作家方方也曾有类似的表述，说想起上海，就想到一块镶有精致西式花边的蓝印花布，它不全是东方味道，亦不全是西方味道。

在这脱离了主权控制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国中之国”，“恶之花”以如此魅惑的方式盛开，甚至新质的生长也为其所掩盖，以至扭曲。但无可否认，“魔都”上海向世界展示的是如此丰富的多面性。对此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文明的窗口，罪恶的渊薮；红色摇篮，黑色染



缸；冒险家的乐园，流浪者的家园；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万国建筑博览会，现代中国的钥匙，东方明珠……”（熊月之《上海通史总序》）。

抛开“魔都”上海“魔性”中恶的一方面，内中实在也包含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合目的”的经济、社会现代性因素。在长江入海口东海之滨这一方“风水宝地”，在清帝国以至民国政府统治权力的治外之地，第一次成规模地生长起中国历来所缺乏的初具现代特征的经济形态：民族工商业、现代金融业、现代银行业、房地产业、现代保险业、现代新闻业、现代出版业、现代演艺业……，现代城市应有的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形态，在这里急速孕育生长起来。

与此同时，这里也第一次成规模地萌生了中国历来所缺乏的市场规则、自由多元、公共治理等现代社会运作机制，第一次成规模地培育起中国人历来所普遍缺乏的市场意识、契约意识、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公共意识……

我们看到发生在这里的不仅仅有经济与社会物化形态的巨大变迁，传统固有的意识也在这蕴含中国现代性新质的生长语境中调整视角，开始其艰难的价值转换。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激烈的交汇碰撞，所产生的强大思想活力与文化创造力更令人叹为观止：

戏剧。京剧由南派而为海派，在上海滩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推动的京剧发展新高度，以及在这里聚集的各式剧种的同台上演，为中国戏剧史上所未见。这里所聚集的剧种之多，戏曲剧团、演员人数之众和阵容之强，前所未有。越剧、淮剧、评弹、扬剧、甬剧、锡剧以及上海本地的沪剧、滑稽戏等，皆在上海大成气候。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于是成为发放资格认可的窗口：不论哪个剧种、哪个剧团、哪个艺术家要想取得全国性的影响，获得广泛的社会承认，就必须要在上海打响，跳过这个“龙门”。

绘画。在中国绘画由南宗而衍生为海上画派的同时，上海也成为外来新兴的油画、雕塑、版画、水彩画的发祥地与创作基地。美术的大众化藉由大众传媒第一次得到如此兴盛和发展，由1884年创刊的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发轫，各种画报如雨后春笋，连环画、漫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等广为流行。

文学。市场的机制催生了大众阅读的繁荣，鸳鸯蝴蝶派和新礼拜六派盛极一时；与此同时，阅读导向的文学市场培育了更为多元的文学景观，为社会、为人生、为艺术的文学并行不悖，左翼、右翼、第三种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

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等流派、思潮、团体无所不有，人才的集聚效应空前强大。于是这里有了苏曼殊、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周瘦鹃；有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瞿秋白；有了蒋光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胡风；有了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有了穆时英、施蛰存、徐讦；有了张爱玲、苏青、钱钟书，有了杨绛、傅雷……

电影、音乐与娱乐。电影、音乐等新兴的艺术手段和娱乐形式迅速改变着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景观。在这里，电影、话剧、西洋音乐等舶来艺术形式与世界同节拍，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交响乐、电影、话剧基地；以“大世界”为典型的现代游乐场，以及歌厅、舞厅、电影院、公园、跑马场等现代游乐业在这里兴起，成为影响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新奇事物。

思想。新式激进的思想也在这里萌生和传播，这里孕育并生长了彼时最激进最具建设性的话语与批评。晚清至民国的上海，一直是激进思想的创生地：《新青年》创办于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此，激进人物和社团也大都云集于此。

……

深究其中原因，近现代上海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表现的强大活力与创新力，由王纲解纽而致的开放氛围与包容多元的环境是一方面原因，而基于市场机制的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发达是又一根本性的因素。

二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运动全面启动。在上海，浦东开发的新城市化触发了人们基于历史记忆的都市未来想象，自90年代开始的持久而强劲的老上海怀旧风，事实上正是伴随这一波城市化运动的想象产物。十里洋场，为长期以来的上海阐释提供了足够丰富多样的素材，上海由此成为各式体验、情绪进行想象与思



考的奇异场所。

“怀旧风”弥漫上海。从讲述十里洋场传奇故事的流行、张爱玲和苏青作品的大热，到以旧上海生活场景为内容的影视、音乐、广告的流行，再到咖啡厅、酒吧、饭店、服装店的怀旧风格大行其道，乃至家庭装潢、家具的怀旧风格，以至于大片弄堂、街道改造的修旧如旧，“怀旧热”已然构成了上海近十多年来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

“怀旧”的上海似乎在刻意追求着一种浪漫化的效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怀旧”仅仅钟情于十里洋场的上海，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里弄小市民的上海及苏州河两岸工人区、棚户区的上海，“‘怀旧’的视野变得这么狭窄，只看见老上海的繁华，而与这个繁荣、富裕、纸醉金迷结合在一起的苦难、悲惨和动荡，几乎统统都不见了。”（王晓明《当今上海的“怀旧热”——答上海文汇报问》）

这种取向，对于当下正在着手重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出于历史的无知？是对于历史的选择性偏爱？还是仅仅作为当下情绪的非理性宣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建设可谓日新月异。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上海外滩那一排灰色的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银行大楼对面，以东方明珠、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为中心的浦东成为新上海地标。而更为内在的，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接着是上海的金属交易所、航运交易所、粮食交易所的建立。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显，其以现代资本市场的运作，吸纳来自国内国外的海量资金。

但在许多老上海人或者有着强烈上海情结的人们来说，未来即是过去，上海正在进入都市“重建”时间。其基本的参照系，依旧是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充满魔性与刺激的十里洋场的老上海。

人们对于历史记忆的浪漫化想象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当代上海确乎依然有着种种这样那样的不足乃至缺失。对此，不少研究者的写作已经多有表述，比如大政府小社会的政府强势挤压市民空间，比如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应有的对内对外辐射力的不足，比如上海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缺失，比如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力的弱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应有的品格不相匹配。

三

但崛起中国的时代巨轮正在嘎嘎前行，上海，这位于长江入海口东海之滨的传奇都市，正在日新月异地变——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向着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的叠影处。

在2001年上海为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燃放的焰火中，在2002年申办世博会主办权的摩纳哥蒙特卡洛格林马迪会议中心的欢呼声中，在2008年迪士尼确定落户上海的目光聚焦中，在2009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双中心”作为国家战略的尘埃落定中，人们似乎看到一个全新的远东中心在招手。依此展望，我们确信，那个曾经作为东方巴黎的都会上海将焕发新颜、再被荣光。

2007年底以来，上海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明确了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双中心”的发展思路，一方面是明确服务意识，强势推进既有的“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要更好地服务全国”发展策略，强化对长三角周边、对全国的服务，提出上海要“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另一方面，强化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对内对外服务的能力，优化自身素质，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在“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世纪旋律中，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个被称作“经济奥林匹克”的世界第一大综合性展会，使世界的目光又一次在这里聚焦。更重要的是，世博会为上海带来的巨大的要素集聚和经济提振效应，有效提升上海市民素养和城市品质。“一切始于世博会”，《人民日报》写于上海世博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的社论文章如是说。对于上海而言，中国承办世博会百年梦想的实现，不啻是这个传奇都市沐浴重生的重大机遇。

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时间节点上，上海呈现了美丽动人的前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于2003年底参加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时，曾殷切提出全球化中“上海价值”的命



题，认为“自由、容忍、开放、实用和多元多样如果真能成为上海人的核心价值，那么上海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龙头便有历史意义”、“上海的海派（乃至洋泾浜）特性，有现实感（未必有历史意识），有海洋视域（不必有中原气象），也有广结善缘向世界学习的雅量。如果上海能深化自身的现实感、视域和雅量，为文化中国提供‘学习文明’的典范，上海的地方价值便有全球的意义”。（《全球化与上海价值》，《史林》2004年第2期）

而在更早的20世纪50年代，罗兹·墨菲曾断言，“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它们不会为一时的狂想所毁灭。地理上的事实曾经创立了上海；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这些事实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昌盛”。虽然20年后的罗兹·墨菲否定了自己这一观点，认为上海的奇迹和辉煌仅仅作为个案特例，“对于西方的回应，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上海并非了解中国的恰当钥匙”。（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但吊诡的是，历史演进的实证却正在印证着罗兹·墨菲最初的断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于成功举办2010年世博的新上海来说，罗兹·墨菲最初的预言依旧闪现着真理的光点。



章一 净论：爱恨与认知的纠结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开埠之前，上海文化属于中国古代的江南文化。自开埠以后，上海开始了其带有殖民色彩的现代化进程。本地土著和蜂拥而至的各地移民，共同推动了上海的发展，上海一跃成为全国的商业经济中心。这个迅速崛起的国际大都会，一度成为东西方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最富争议性的地域。“海派文化”如何如何，上海人怎样怎样，对上海的谈论与想象似乎从未停止过。

正如索斯克在《欧洲思想中的城市观》中说的那样，“没有人是孤立隔绝地想到城市的。他对城市的想象通过了一个感觉之屏。这个感觉之屏来自他所继承的文化，并染上了个人经验的色彩。所以，对城市的思想观念进行考察，总是会把我们带出原有框架之外，带入关于人性、社会性、文化本质的无数观念和价值观”。对上海的各种议论，都受到论者的先在经验和既有观念影响。对乡村持有牧歌情怀者，怒斥上海的商业气息；国家民族认同意识强烈者，不满上海带着的殖民主义洋化色彩；自命高雅正宗者，厌恶上海文化的通俗、世俗乃至恶俗；有士大夫情怀者，鄙视上海的小市民意识；对上海抱有高远期待者，痛心于上海没有创新精神；注重精神文化底蕴者，埋怨上海的白领文化过于肤浅。

不论批评者因为何种理由，表达了何种意见，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都关心上海，希望上海更美好。因而，在这一章中，我们集中选择了一些侧重于批评性、否定性的文章，以及一些如何提升上海形象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上海的襟怀和雅量。不是吗？叛逆创新、中西融合、雅俗共赏的“海派文化”之精髓正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孝经》曰：“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一个善于倾听诤论之言的城市，必然能够成就自己的美名与伟业。

论“海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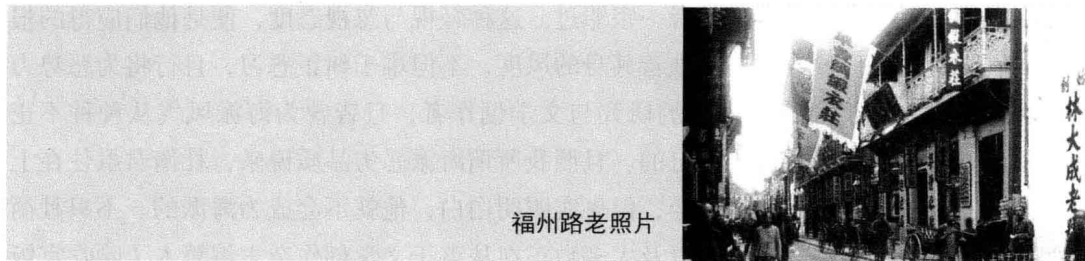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现代作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历史文化研究者。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1928年到上海，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后辗转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出版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70余种。

最近一期的《现代》杂志上，有杜衡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海派”这个名词。由于北方作者提及这个名词时，所加于上海作家的压力，有失公道处，故那篇文章为“海派”一名词，有所阐发，同时也就有所辩解。看了那篇文章后，使我发生许多感慨。我同意那篇文章。

“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



福州路老照片

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像这样子，北方作家倘若对于海派缺少尊敬，不过是一种漠视与轻视的态度，实在还算过于恕道了！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所造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深恶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一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根据北方一般从事于文学者的态度说来，我还觉得有点遗憾。过分的容忍，固可见出容忍的美德，然而严酷检讨与批评的缺少，实在就证明到北方从事文学者的懒惰处。我觉得这种办法不是个办法，用好风气纠正坏风气，应当是可能的一件事。我主张恶风气的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方北方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正因为莠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机会。然而在南方，却有并不宜于从海派文人中讨取生活的《现代》编者杜衡君，来替上海某种人说话了。

这是杜衡君的错处。一面是他觉得北方从事文学者的观念，对于海派的轻视的委屈，一面是当他提到“海派”时，自己却俨然心有所惧，以为自己也被别人指为海派了的。这是杜衡君的错误。

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这种轻视与忽视态度，便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时间一久，他们便会明白，独善其身的风度，不但难于纠正恶习，且行将为恶势力所毁灭。凡诚实努力于文学一般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者，且皆曾为海派风气从种种不正派方法上，将每个人皆扮成为小丑的。且照我所谓海派恶劣品质说来，杜衡君虽住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的。不只杜衡君如此。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